



如皋中山钟楼

□彭伟

近日时事，不禁使我想起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，想起那年竣工的如皋中山钟楼，及积极参与修建钟楼，而逝于救灾中的如皋乡贤沈卓吾先生。

童年就像一首童谣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情不自禁地在耳畔响起，可以回味，已不能重唱。在我的童谣里，有一段旋律，永远怀之不去，那便是源自中山钟楼的钟声——“当当当”，新闻渐远，悠扬绵长。

钟楼位于如皋城中，彼时是家乡独一无二的地标。如皋是苏中名邑，拥有两条城河，外河圆，内河方，地势如同“覆釜”——倒扣的大锅，海拔明显高出里下河诸地。钟楼矗立于“锅底”——古时县衙旧址，仿佛一颗定海神针，直入古铜钱的正中，永保一方安宁。小地方，高建筑，格外显眼，真是家喻户晓。

钟楼于我，更像是一位熟人，而非朋友，几乎日日相见，但我不了解它的历史。每回放学，我跨出如皋师范附属小学的校门，沿着洋池西行数十米，向北一拐进入海阳路，两三百米外的钟楼，赫然在目。重新粉刷过的钟楼，从上到下，一身淡黄，外皮已有剥落，仿佛沧桑的皱纹，镌刻在庄重的长方形墙体上。“当当当”的钟声，仿佛一位盈盈老者，流露出历史的优雅笑声。钟楼包在县委大院内，前方是个丁字路口。我从钟楼前面向西，进入跃进路，才过新华书店，便到了母亲工作的鞋帽店。进店时，我总会乜一眼那位“老熟人”。

父亲是县委的秘书，他的办公大楼正巧在钟楼的东边。有时加班，他便带着我

一起去大院。我趁机走近钟楼，站在楼下通道，端详那窑洞形的拱门及笔直の木桩。门外立有一块石碑《如皋中山钟楼记》。有位党办的工作人员恰巧路过，见我好奇，为我解惑。指向高高在上的挂钟，他娓娓道来：“钟楼的主体是楼，钟楼的魂魄是钟。碑文介绍了建楼的主旨是警醒乡人，摒除懒惰的积习，计时惜时，爱国强国。”小城为何有座中山钟楼？1929年，孙中山奉安于中山陵，全国上下，纷纷建造各式各样的建筑，纪念中山先生。如皋一地，尤为隆重，拥有中山钟楼、中山堂、中山亭、中山桥等。这无疑归功于沈卓吾先生。他是中山先生的信徒，奉安大典的执行者之一。《如皋中山钟楼记》上，“邑人沈卓吾书”的字迹，至今清晰可辨。

那日，我站在钟楼旁，平生第一次见到汽车。那是一辆绿色老吉普，缓缓钻入钟楼下的拱门通道，驶向大院。日后又见到一辆上海牌的黑色轿车，从钟楼下方通过。拱门美观，可惜不宽，无论吉普，还是轿车临近钟楼时，总会减速，又嘟嘟数声，徐徐前行。作为孩子的我，目不斜视地盯着汽车，渴望图个鲜，过把瘾，也坐回汽车。那时要坐汽车，谈何容易，说是梦想，实为幻想。不过容易的是，我可常坐父亲的自行车，观望钟楼。

爷爷家在北门，外公家在西门，我家先住东门，后搬南门，只要回老家，总绕不开钟楼。暑假到了，父亲载我走亲戚。我侧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他哼上几句小曲，我无忧无虑地观望着小城别样的路景。道路两

旁是一排排三四十年前蒔种的法国梧桐，树枝粗厚，树皮斑驳，树叶葳蕤。绿油油的梧桐叶，大点的像蒲扇，小点的像手掌，还有更细的像星星，爬满两边的枝丫，以至连为一体，遮荫蔽日，绘出一幅清凉的“n”形绿色通道。行至通道尽头，中山钟楼屹立眼前。父亲说南京有条梧桐大道，通往中山陵。如皋的通道是迷你型的梧桐大道，别有小城韵味，又通向中山钟楼。

1995年的冬天，打通海阳路，中山钟楼被拆除，仅仅留下木桩地基。随后数年间，我先去南京读书，漫步于梧桐大道，拜谒过中山陵；后又负笈新西兰，就读于奥克兰大学。奥大的标志建筑也是一座钟楼（The Clock Tower），建于1926年，比中山钟楼稍长数岁。每每经过那座精美的哥特式建筑，望见那无声的圆钟，我心中就会响起“当当当”的钟声，那是逝去的乡音。远在他乡，念及故土，我热衷于浏览乡邦文献。从外国人拍摄的如皋老照片中，我发现“大糞”的身影。他是中山钟楼的建造者。起初钟楼由外国建筑师承建，可是索价甚高。关键时刻，人称“大糞”的建筑师龚义成，不计报酬，接下工程。大糞脸圆人高，聪敏强记。据说他指挥钟楼修建，竟然不用图纸，全凭记忆。前后约三年时间，中山钟楼终于1931年竣工。同年夏秋，江淮突发水灾，高邮湖、大运河决堤，洪泽湖蓄水，里下河地区一片泽国。中山钟楼目睹上千名苏北灾民逃来如皋，寻求庇护。沈卓吾先生又像热衷于修建钟楼那样热心慈善事业。10月，他向友人叶恭綽募捐1000

大洋，驰援家乡救灾。11月，他从上海乘船前往苏北灾区视察，不幸遭遇轮船失火，跳水身亡。噩耗传来，书法家于右任题写挽联：“大志已随流水去，舍身都为救人来。”沈先生葬于江中，年幼的中山钟楼失去一位至亲，不过它的一砖一木都传承着如皋人乐善好施的美德。

2014年，我也失去一位至亲——家父因病离世。不过他谈及钟楼的话语，时常回荡在我的耳畔。去年，家乡复建中山钟楼。刚刚完工，我便急匆匆地带着儿子去看钟楼。新楼位于旧址，原汁原味的民国范儿。楼高约16米，长宽各约5米，外墙为上下一色的灰砖。钟楼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中，仿佛一位身着青灰色中山装的巨人，屹立于十字路口。一个标有罗马数字的圆钟嵌入钟楼顶部。位于中端的四个大字“中山钟楼”，又如一枚引人注目的徽章，别在中山装上。我走进那熟悉又陌生的楼下通道，望着那块“中山钟楼奠基纪念”老石碑，向儿子讲起自己第一次看见汽车的情景。儿子还未听完，便已哈哈一笑：“老爸，汽车有什么稀奇，你瞧瞧这钟楼四周的大路上不就行驶着许多汽车啊！”“当当当”，恰巧整点，钟声响起。我沉浸在清脆的钟声和天真的笑声中。

钟楼钟声远，这是历史的钟声，赓续如皋的美德；这是乡思的钟声，承载儿时的记忆；这是希望的钟声，祈祷未来的幸福！



泥螺小记

□赵一锋

泥螺是南黄海特产，其味鲜美，深受老百姓喜爱，过去沿海即使是“赤贫”人家也能有此口福。

泥螺上岸以后用盐先“打”，决不能泡水，泡水以后就会冲淡泥螺的鲜味。这里的“打”即用盐腌渍，放适量盐，用手顺时针搅拌。因泥螺体内有泥沙，若是逆时针或者乱“打”一顿，则泥螺会“反沙”，搞得满肚子都是泥沙，食用时无法将泥沙与螺肉分离。由于泥螺在海里吸饱了水，用盐“打”一遍以后会析出不少水，把水沥出，用清水冲一遍沥干。而后再用盐“打”一遍，程序同第一遍，唯一不同的是这一遍析出的水不再沥出。析出的是水老百姓俗称为“原卤”，泥螺泡在“原卤”里可以保存数周，如想保存更长时间就要多放一些盐。

泥螺食用方法一般为生呛，即使炒泥螺也只是稍加烹制不破坏其鲜。生呛泥螺是把“打”好的泥螺用清水清洗沥干，若泡在“原卤”里时间长的则要用多水泡一段时间去除咸气，但也不能泡太久，否则会有“水气”，不那么鲜了。沥干的泥螺放白酒、白糖、姜末、蒜泥、生油拌和调味，一般是吃多少拌和多少，如果吃不完时间放长了，泥螺会进一步“缩水”，也不好吃了。

炒泥螺就是把泥螺用热油稍稍过一下即捞起来，然后浇上调好的卤汁，也有直接用热水烫熟的。近年还有“冰镇”泥螺，沾芥末吃，有点吃日料刺身的意思。

吃泥螺是一项技术活，沿海地区的人从小就要练习，称为“搽泥螺”，用“唇齿舌牙”搽除螺壳、泥沙、内脏等，仅吃螺舌部分，又有极少数人终身学不会这门技术，无福消受。

过去南通地区民间流传一文一武吃泥螺的故事，颇为有趣。康熙年间，扬州知府施世纶督修范公堤，行至如皋东乡掘港场，盐场大使盛情款待施公，席间上了一盘炒泥螺，施公第一次见此物不懂吃法，又不便询问，囫圇吞了一个，觉得不妙，场官请知府再吃，曰：一枚足矣。施世纶为清初收复台湾名将施琅之子，在扬州任上政绩卓著，得到康熙帝表彰，其修筑范公堤惠及泰州沿海百姓，掘港二贤祠内就专门塑像纪念他。同治年间，陈国瑞带兵过南通州，命献上当地美味佳肴，知州以泥螺进上，陈国瑞连吃三枚即止，左右问之，曰：好汉难吃三。陈国瑞为咸同时期剿灭太平天国的悍将，脾气火爆，连曾国藩也难将其驯服，却在泥螺面前没了脾气，着实好笑。

捡泥螺如东沿海称之为“下小海”，听老人说，过去沿海渔民“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”，生活艰难，很多时候依靠捡拾泥螺换数升米度日。现在生活富足了，沿海渔民捡泥螺大多是为赚点零花钱，如果不卖也是家里人佐餐的美味。



在康贻生画院

□孙同林

……

孙女学过画画，为了满足她的喜好，也为了充实她的暑期生活，暑假回来我决定带她去康贻生画院看看。康贻生画院地处袁庄镇原沿南镇区东侧，真实名称是江苏省沿南画院。画院的大门东首是一尊带翅膀的天使人物雕塑，给院子平添几分艺术色彩。在一个相对偏僻的乡村小镇，拥有一座画院，带给人一种卓尔不群的惊异。

康贻生是如东县袁庄镇人，擅长油画和水彩画，在多地办过个人画展。曾在微信群里看到过他的画作，觉得画风独特，很有意韵，我把它转发在家庭群里，孩子们看后称赞不已。所以就有了让孙女暑期回家去画院做“沉浸式”体验的想法。

我与康贻生原属两个镇，不曾有过交集，两镇合并以后，因为一个爱写，一个爱画，才有了接触，不过，只是相互倾慕，并没有深交。2013年，小镇成立文联，我被指定为文学负责人，大家推举康贻生负责书画，结果，因为他没有到场，这事就不了了之。这件事让他给人留下了一个孤傲清高的印象。

看过康先生几年前写的《我的自述》，文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绘画本是一件开心的事，要把它当作去钓鱼和旅游一样，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事业去拼命去奋斗，更不要拿它去换钱去沽名。”一直以康贻生只是把绘画当钓鱼，直到看过他的画展，看到他的累累硕果，才知道他一直都在为绘画艺术“拼命”和“奋斗”。

2009年，他的两幅油画在法国巴黎展出，并被私人收藏。

2013年，参与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十人巡回画展。

2014年，上海莫干山美术馆开个人画展。

2015年，南通中心美术馆开个人画展。

2016年，南通“回复文化”举办个人画展。

2019年，上海展览中心举办“西班牙你好”七人展。

……

在上海展览中心，一位在西班牙留学并工作多年的女士，久久盘桓在康贻生的画作《高岗上的房子》前，她激动地说，这是在她梦中出现过的画面，居然被一个画家用画笔表达了出来。

康贻生在绘画创作上走过一条不平坦的道路。他早年师从华师大艺术系卢象太，后来迫于生计，丢下画笔，闯关外，走西北，下海经商20余载，最后，又回归绘画艺术，并获得成功。从放下，到拾起，再到成功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，需要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！

康贻生在《我的自述》里说：“我热爱这片热土，热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……热爱残阳落在芦苇的花梢上，热爱憨厚的渔民总是带着海鲜味，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麋鹿、白鹭、大雁和各种鸟类。”他对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情感，作品中多有家乡风情的呈现。“袁庄的一草一木，南黄海边一只搁置的小船，一片秋水光色中的树林和房屋，下海的渔夫，望海的村姑……都是他笔下取之不尽的素材。”（汪益民语）。

领着孙女走进康贻生画院的时候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留长发有着艺术家风范的中年汉子，这就是康贻生。当我说明来意，他热情地伸出手说：“欢迎孙老师前来指导！”一句简单的话，一个随意的动作，令我心暖。他跟我聊凡高，聊深圳大芬村油画，聊文学，从古典到现代，从国内到国外，聊《静静的顿河》，聊《烟》，聊《飞鸟集》……也聊我的作品。他说，成功的画家大多是爱好文学的，少年时大都做过文学梦。艺术是相通的，深厚的文学素养会给画家带来想象空间，带来创作灵感。反之亦然。两人相谈甚欢，颇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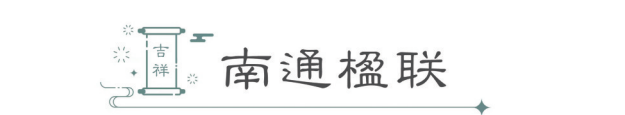
康贻生给孩子们讲绘画知识，深入浅出，讲投影、明暗、高光等等；讲固有色、三

原色、环境色等等，又在画板上点点画画，做示范，孩子们很容易接受，就连我这个外行，也听得人心。我看到不少由家长送来学习绘画的孩子，他们静静地坐在画室里，有的在创作，有的在临摹，有的静静地坐着，抑或是在构思。我知道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孩子未来做不了画家，他们来学艺也不一定就是想当画家，而是前来感受绘画艺术的氛围，接受绘画艺术的浸染。我觉得家长们的这个选择是有道理的，暑假期间，让孩子享受一下画室里的那份安静，接受绘画艺术的熏陶，对于孩子的智商开发和想象思维的发掘，是有帮助的。

康贻生画院原为一座废弃厂房，通过整合后改成画室，改成教室，改成展厅。画院里现在有书法班、国画班，还有油画、素描班等。我们走进一个正在装修的大厅，康贻生说，这是为了配合镇上创建省级“最美公共文化空间”而准备的。我说，其实不用创建，你这里本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最美公共文化空间。从当年一个佛系的人，变成一个热心参与者合作者，我看到康贻生的变化，这让我想起《飞鸟集》里的一句话：“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，那末你也要错过群星了。”在我看来，任何人的发展都是与社会密不可分的，只有与社会发展同步，你才容易成功，也才能够成功。

装修的大厅是用于做展厅的。我觉得装修用彩色泽似乎有点深，提出这样光线可能会太暗，会影响效果。康贻生笑道，这个与你说的恰恰相反，一般来说，展厅的色泽必须暗一些，唯其这样，展品的观感才会有更好效果。

康贻生的话给我启示：生活中有时候暗一点不一定是坏事，这样或许更能够衬托亮色。



五里树公园 风景楹联赏析（二）

□吴桂林

徐俊杰撰联

画境当前，岸柳躬身缘客过；
诗情在迹，园花得意为君开。

赏析：“我来到五里树公园中，湖岸边的垂柳都如迎接人躬着腰，欢迎我的到来；当我正要吟诗作赋的时候，公园中的花十分高兴地为我而开。”画境：意思是画面或绘画中的意境。清代黄景仁诗曰：“人言诗妙画难胜，我言是诗皆画境。”此处指五里树公园。躬身，俯屈身体，以示恭敬。《红楼梦》第五七回：“王太医只管躬身赔笑。”在迹，将近或眼前的意思。出自孟子：“道在迩而求诸远。事在易而求诸难：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。”君，引申为人的尊称，相当于“您”。

作者用比兴手法，浪漫情怀书写的五里树公园联，很有特色，别有一番滋味，诗情画意都在风趣中。写得别致，但用词平实，没有晦涩难懂之词，一气呵成，文笔流畅，余味绵长。意象贯之，十分灵动。不愧是楹联界名流、高手。

顾焕清撰联

席绕清声，鸟语啁啾尤悦耳；
园浮佳气，花香缥缈最怡心。

赏析：一首很清雅的对联。上联以廊绕清声起，围绕清声展开：清声是什么声？哦，是鸟语；鸟语怎了？在啁啾。就是形容鸟在低鸣。出处是唐代诗人王维在《黄雀痴》一诗：“到大啁啾解游颺，各自东西南北飞。”后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燕诗示刘叟》一诗中也用过：“却入空巢里，啁啾终夜悲。燕燕尔勿悲，尔当返自思。”从而传承下来。这啁啾怎么样？作者以“尤悦耳”而作结句。悦耳是动听，好听的意思。古人曾说：“练色娱目，流声悦耳。”一个“尤”字将悦耳的鸟语作了强调与推进。下联以园浮佳气起，并说明这佳气是花的香。花香缥缈，远远近近，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，隐隐约约，若有若无。在这温馨的境域中，使人感到非常的怡情怡神怡心。结句用最字强调，确实、正好。

整副联笔意轻快、灵巧，意象用“啁啾”和“缥缈”来渲染，用“尤”与“最”来而渐进加强，手法高明。此联还有一个精巧的地方，“啁啾”偏旁相同，而“缥缈”亦偏旁相同，上下联相同的位置相映相衬，颇具匠心。

（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）



我爱南通话（十一）

□陶国良

通州姓氏异读谈趣

称呼对方姓氏是语言交流的开始。如果称呼不当，甚至犯了对方的忌讳，对话双方都会感到尴尬。通州地区有些姓氏听上去不雅，民间就找其他的字和其他的读音来替代。

宋姓。一般称呼无碍，但用在老人身上就要谨慎。“宋老”与“送老”同音，“送老”是为过世的老人送行，民俗中的“送老”还有把死者的衣物打包连同稻草送到田头烧去的做法。因此人们称呼宋姓老人一般尊称“宋老”，比较熟悉的就直呼其名。

孟姓。“孟”音近“懵”“蒙”和“梦”，这些字可组成懵懂、蒙骗、蒙混、梦吃等贬义词。而“喜”则可组成喜事、喜讯、喜雨、贺喜、恭喜等褒义词，故金沙、西亭、平潮等地把孟姓称为“喜”。

韩姓。因“韩”音同“含”，“含”有含蓄、吮吸之嫌。“韩”与“寒”同音。“寒”的近义词为“冷”，故十总、庆丰一些地方称韩姓为“冷”。

刁姓。“刁”音与“吊”等方言字音相近，听感明显不雅。一些地方把“刁”写成形近字“刀”，并读成“刀”音。也有的直呼其名。“刁”姓子女多数选择母亲姓氏。

翟姓。因“翟”方音与“贼”相近，不雅。一些地方读用古音“狄”。在西亭等地又称其为“万”。因“翟”与“直”同音，“直”的反义词为“弯”，而“弯”与“万”又同音，故称“翟”姓为“万”。

施姓、史姓、时姓。这三个姓称老年人一般为“老施”“老史”“老时”。如果尊称为“施老”“史老”“时老”就不妥，因这三个称呼音近“死了”。

顾姓。一般称呼无不妥。如果称老年人为“顾老”就要谨慎一点。因“顾老”音近“嫫嫫”，“嫫嫫”即为妍夫，明显不妥。

邱姓。“邱”音近“模”。“模”含有任性、不光彩的意思。民间还有把固执、不明事理的人称为“丘跟头”。“模”的反义词为“好”，因而在三余、北兴桥地区称“邱”姓为“好”。

卞姓。一般称呼并无不当。但不宜把老年人和青少年称“大卞”“小卞”。民间对老年人称“老卞”，对青年人直呼其名。

裴姓。因“裴”音同“赔”，“赔”又可组成“赔礼”“赔钱”“赔罪”“赔不是”等贬义词，听起来总有点不舒心。因而在二甲、余西一带把“裴”姓读成“皮”。

乐姓。普通话有三个读音，即lè、yuè、yào，都可用作姓氏。通州地名金乐、大乐、齐乐、安乐都选用与普通话相对应的lè。另外，yuè、yào二音在通州方言都读若“药”。用“药”音作姓氏，不顺遂也不吉利，故通州各地读lè的居多。

盛姓。因“盛”方音与“渗水”的“渗”和“抻拉”的“抻”相近，均不雅。通海地区舍“渗”音而选“尚”音。“尚”具有“崇尚”“高尚”“时尚”的褒义。

费姓。因“费”字可组成浪费、费话，费劲等词条，不雅。通州各地把“费”音的去声改为阴平，音同“飞”。“飞”可组成“飞翔”“高飞”等褒义词。

王姓、黄姓。通州多数地方把“黄”读成“王”，因而造成黄王不分，交流不便的现象。三余地区把“王”音改读成“杨”。随着普通话的广泛普及，这两个字在中青年当中区分得比较清楚。

纪姓。“纪”姓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读音为jì，按通州方言对应规律应读成“己”。由于纪晓岚等名人的姓在大众媒体中多数读成jì，因而通州各地中青年都读若“季”了。

姓氏异读，把贬义词改为褒义词，把粗俗的音节改为高雅的音节，有利于人们的情感交流与和谐相处，同时反映了人们爱美求美的心理追求和社会文明素质的提高，这应该值得全社会重视和提倡。